

## 記憶中的火金姑

有四件事是收不回來的：射出去的箭、說過的話、已逝的時光、錯過的機會。  
——莎士比亞

每年春夏之交，是火金姑的盛季。它們總聚集在人煙罕至的山區，舉行一場熱鬧的盛宴。

去年，同學和我一同去內灣遊玩。青空已暗，我們散步在山間。也許是我在霓虹的城市已久，幾乎忘了夜的原貌——燦閃的銀河，柔明的月。看著造物主為周圍的漆黑落滿金黃，這一襲金黃，不是皎潔的月光，而是提燈的小精靈——螢火蟲。一明一滅的小流星，往來於水溝旁、樹林間，流連的光芒燃燒夜的孤單。蛙鳴蟬語在耳畔提醒：「你有多久沒來大自然朝聖？」

置身這樣的氛圍，竟有種似曾相識的熟悉，我在回憶的閣樓檢索關於這份熟悉的隻字片語，似乎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### • 相見歡

那是剛從穀雨跨入立夏的時分，月明星燦，螢火蟲在田畦、在溝渠、在玄黑的畫布裡點點金黃。蟬聲從黑色的樹叢中溢出，蛙鳴從烏溜的池塘畔竄起，一同附和響應。孟夏戌時，阿公領我參加一場華麗的嘉年華，夜的巡禮就此展開。

「你看，這個是火金姑喔。」阿公指著田畦中的一抹金黃，大聲地告訴我，然後牽著我緩緩靠近。

火金姑在我們身邊舞動，我張大眼睛，伸手一抓，一枚小金幣在溫熱的手中溶化。火金姑褪去那一層鍍金，只剩一點黑留在掌心，那時我才發現這個光亮的小生物是如此脆弱，竟未若人之健壯。

我們一路往夜的盡頭前行。偶然瞥見路旁的一叢草發出小亮光，我拉著阿公靠近，看見葉片上攀附著幾顆發亮的小隕石。阿公指著較大的那一顆流星，告訴我那是母的火金姑，火金姑一明一滅散發著慈祥的光輝，造物主在創造萬有之際，有著奇妙的規律，讓雌性擁有孕育的天職，使生命川流不息，有如大地之母孕育著自己的日月山川。隨後，阿公指著較亮的那一個說是公的火金姑，從它們發亮的部位觀察，雄性通常具有雙節光環，是為彼此爭相吸引雌性而設，這是陽性本能的剛健嗎？天賦使它們騁懷於生態的競技場上，披荆斬棘。阿公說自己小時候常和兄弟姊妹成群結伴到田邊、水溝旁抓火金姑。對於浩瀚的宇宙自然，他心底貯存的好奇不斷翻滾著，於是他愛到戶外，看山觀海望天空，體察萬物的活動，如此更深一層地了解生命的奧妙。縱然阿公沒有高深的學歷，但大自然教會他豐富的智識，望巍巍的高山領悟穩重，觀浩浩的長空明白包容。生命的哲思偶然啓悟於自然之中，一草一木提煉出長者的智慧。歷經人生的蒼茫，經驗的堆垛讓阿公擁有豐富的智識，他就像個寶藏，一個永遠也掏不盡的金庫。

「咱行足遠了，阿嬤在厝內等阮。你看，火金姑已經愛暈，要轉去啊，後日咱再做伙來。」阿公打了一個哈欠，牽著我往回走。

回程，阿公揹著我走過長長的田埂，讓火金姑引路。這是第一次，有人牽引我與大自然為友，拉著我的手撫摸夜的羽翼，聆聽那柔暖躁動的熱情。烏黑的草叢與溝渠閃爍著一對對小眼睛，我和它們一一道別，相約下一次的重逢。那年我八歲。

火金姑，像一把射向宇宙童年的箭，驚動，遂有了流星。

## • 等

上了國中，叩關各門學科，我樂於了解這些學問，特別是關於螢火蟲的事。

生物課時，老師介紹螢火蟲，並取出螢火蟲的圖片讓大家傳閱。螢火蟲多生活在海拔兩千五百公尺以下，只要環境無光害，水源乾淨，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蹤跡。然而，近年來都市的腹地逐漸漲大，壓縮螢火蟲的棲息地；土地開發，挖掘破壞螢火蟲的生態；久之，它們的數量逐漸下滑。遙想古時囊螢夜讀的車胤，自幼家貧，買不起油燈，便捕捉螢火蟲代替，利用它們發出的光芒，提供自己讀書，以求功成名就，不過現在似乎已不復如此功用。來者更無法體會翁森所說「晝長吟罷蟬鳴樹，夜深燼落螢入幃」的閒適浪漫，螢火蟲成為遊客們走入鄉間方能賞玩的一隅景觀。

據生物學家研究，雄雌螢火蟲都會發光，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為體內存有一種腺體，這種腺體含有螢光素，經由螢光酵素的氧化作用所產生。圖片傳到我手上，我看著被封鎖在圖片裡的螢火蟲，它們耀動著螢光，老師說這是為了吸引異性的青睞，是求偶的訊號。是求偶的訊號嗎？還是向我求救？它們欲飛還斂，終究飛不出畫面的盡頭。

又一次國文課，老師提及杜牧，介紹了〈秋夕〉這首詩。全班跟隨老師朗誦著：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；天階夜色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。」這是一首描寫宮中秋怨的抒情詩。老師解釋：在詩的開端，杜牧用「冷」字渲染出一片淒涼寂寞的氣氛。宮女拿起輕羅的小團扇，追捕流螢，消解寂寞。玩罷，便坐在台階上，望天上的牛郎織女星，在心中遙想那牛郎織女雖相隔兩地，但終有見面的日子，進而慨嘆自己深鎖宮中，連這樣渺小的心願都無法實現，不禁黯然。

黯然，我看著雪白的講義出神。

「你什麼時候要來阿公遮？我帶你去看火金姑。」

「阿公，我最近正佇準備考試，無法度去你遐了。我明仔載欲考試，要去讀冊啊，阿公你卡早歇睏喔。」

「好，好，讀冊卡重要，你緊去。按呢等你有閒再來阿公兜啊。」

我聽到阿公失落的心情沁出話筒，卻又無能為力挽回那份失落。倘若我有陽性驍勇的剛強，棄筆絕文，抽刀斬斷眼前亙古的長流，也許命運會轉向不一樣的道路，只是這該如何了斷？倘若時間允許我們等待，火金姑還在嗎？阿公還會等我嗎？

• 歸

都市的領地逐漸擴大，吞噬了阡陌縱橫的小鄉村；工廠吐出的汗水，烏化吟咽的溪流；街道巷弄點燃的霓虹，焚燒村里的夜空；人類懂得如何運用身邊的資源，卻不懂得如何節制。

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阿公家附近開始產生轉變，馬路翻修，綠油油的田地開始砌起陰灰的泥巴，往來的水泥車輾過鄉間田野，挖土機每深植一隅地土，古厝就震盪一回。嘈雜的聲響，劇烈的悍強，驚醒盹睡的白鷺鷥，震碎稻畦襲人的香氣。灰煙四溢，瀰漫三合院。病毒隱匿在塵埃內，伺機侵襲所有的生物。也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吧，火金姑數量銳減。

繼後，阿公的健康滑入谷底，病毒在他的身體裡構築屬於自己的小宇宙，它們日夜躬耕肺田，每犁一吋，阿公就痛一遍。

時間從不戀棧往昔的美麗，毅然地走入芒種時分，此時火金姑的旺季已飛入尾聲。阿公的身體已虛微，當我再度見到他時，幾乎已無法起身帶我去看火金姑了。

蟬語蛙鼓依舊伴著明月星辰，我一個人阿公家附近散步，沿著記憶中火金姑的方向前進，卻發現田地已減少，稻田的泥土味已杳然，當年的田埂早已鋪上柏油，覆蓋掉童年的足跡，我幾乎已無法辨識這塊土地，火金姑的家鄉，童年的故土。當年阿公領我前來，現在只剩我彳亍於途，竟茫然地不知道要如何去。我問臥息於樹梢的月：「究竟有誰可以帶我走回從前的鄉間小徑，看飛舞的小流星？」月無言，星無語，只有徐徐的薰風回應：「過客，火金姑已遷徙，回憶已老去，還有誰能帶你返回童年的鄉土？」

如果終無人帶領，那麼我願當個追尋者，追尋火金姑的幻影，一如阿公對萬物的熱情。我繼續往夜的盡頭邁進。乍見兩三個小黃點在路旁溝渠，我緩緩靠近，現在溝渠只剩幾許流螢。也許這些僅存的火金姑已年邁，無力與其餘的同伴一同遷居；也許它們仍忠愛這塊土地，不願離去，只要是曾經居留過的地方都會有感情的啊！

我想起躺在床上的阿公，因為生病而無法來看火金姑。於是我跑回去，向阿嬤要了一個小塑膠袋。我興沖沖地拿著塑膠袋，輕輕將火金姑揮趕入透明的袋子裡。它們在袋子內躁動，一閃一滅地耀出光亮，我感受一股生命的力量從袋子透出，原來這是如此巨大、強烈，震羽竟撼動了我。

我拿著塑膠袋，幾乎是跳著回到阿公家。

「阿公，你看，火金姑，這是我行足遠才找著的。」我把塑膠袋舉到阿公眼前。阿公笑笑地看著這一袋明亮的生命。

「憨孫，阿公定定看到火金姑啦。你緊掠去放掉，給牠飛轉去。」

我拿著塑膠袋走到阿公家附近，把塑膠袋打開，讓它們脫離桎梏，自由的飛。我站在小徑許久，目送它們離開，點點金黃一閃一滅地往漆黑的樹林飛去，最後隱逸在黑色的靜謐裡。

火金姑，這是我們相隔六年後的重逢，我來赴約了，只可惜時間已晚，從前

的盛宴已回歸記憶，而當我再度踏上這塊土地時，才發現一切都變了。變了，遠去的流星，逝去的光陰，我們每走一步，世界就轉變一些，那我究竟走了多少步，爲什麼這裡變得不再熟悉？

如果人類將火金姑的故鄉剷平，而阿公卻要我放他們回家。回家，它們的家在哪裡？我望著黛綠的樹林，在心底吶喊：火金姑，你快回來吧！回來……

#### • 思

一年匆匆的走過，火金姑的季節又來了，然其數量已衰微，村裡幾乎見不著它們的蹤影。當大家都在詢問時，阿公住進醫院。

在偌大的醫院裡，充刺著冰冷的機器味，掩埋了青蔥泥土香；刺眼的日光燈，取代了曩昔的月光流螢。來到這樣的環境，對於從小生長於鄉村的阿公來說非常不習慣，常常深鎖眉頭。

「咱啥時陣會使轉去？」

「等你身體變卡好，咱就會使轉囉。」

這是一種酷刑，對於一個喜歡徜徉在大自然的人而言。

我們不斷告訴阿公，只要按時吃藥，身體就可以快速復原，復原後就可以辦理出院。然而，阿公的身體一直在惡化，最後轉進加護病房。

阿公的身上密布更多的管子。在一天早晨，護士巡房的時候，發現阿公將附著於身上的管子全部拔除。護士斥責阿公一番，並將他的左右手各綁在床邊的鐵架。究竟這是一項多麼苦痛的桎梏？讓阿公寧可耗磨全身最後的力氣，也毅然將身上的管子全部拔除。這情狀讓我想起過往捕捉的小流螢，在塑膠袋內振奮著雙翅，它們欲脫離透明的監牢，而使勁力氣地顫動。生命力的展現不該只囿於痛苦的掙扎，它們歸屬於大地，阿公了解它們，所以要我歸還它們自由，現在，當人需要自由的時候，誰來歸還他們的羽衣？阿公說話的聲音變得很沈很弱。

「咱啥時陣會使轉去？」

「等你身體變卡好，咱就會使轉去囉。」

阿公沉默不語。

沉默，使四周墜落長長的幽冥，將心中的熱情與希望通通捻熄。是求援無助，繳械投降了嗎？

在這沒有熟悉味道，沒有水渠流咽，沒有流螢的空間裡，身體陷落在陰鬱的深夜，周遭是一片陌生，好像魯賓孫漂流的孤島，甚至更差的環境。身體不能自主的活動，連最後唯一可以幫助自己的親人，都無力贖援。想家，卻無法回，就像被世界放逐，遠遊他鄉。

之後，阿公幾乎已無法開口，咿咿呀呀地要求護士拿紙筆給他，他顫抖的右手在紙上寫了一遍又一遍的「回家」。

回家，這是當遇到痛苦、遇到折難後，心底唯一的冀望，就像漂泊汪洋的小船，在遇到風雨時，總希望尋覓一處停靠的港灣。在我有記憶以來，阿公幾乎沒有離開過家，他樂於生活在鄉村。縱然爸爸曾經邀請阿公搬到城市定居，他都拒

絕。在那樣的環境，他寧願選擇在緩慢的節奏中生活，甘之如飴。飄浮的落葉終得歸根，然後在大地的溫懷下化成一掬土，孕育著綿綿生命。可是，命運總喜歡給人一個驚喜，阿公最後還是來到了城市，一個禁錮形軀的監獄。他卻從不曉得居住的鄉村已趨於城市的風貌。若命運之神允阿公目睹世間的滄海桑田，也許他會因懷思而惋惜。倚背在大廈的玻璃櫥窗，質問火金姑去了哪裡？

而家鄉的火金姑卻在此時悄悄遷移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，它們會不會住不習慣？會不會跟阿公一樣也思念這塊土地，集體在某個大白天偷偷飛回來，看著已被鋪上鐵蓋的溝渠，默默流淚，然後指著那片偌大的停車場，告訴子孫那裡從前是一大片樹林，我們休憩的處所，曾經被認定是家園的地方？

「阿公，等你出院以後，你再帶我去看火金姑，好莫？」

阿公輕輕地點了一下頭，也許是累了，便沉沉地睡去。

夏至亥時，護士將阿公身上的管子拔除，終結酷刑。

阿公，終於回家了。

#### • 別

我們遵照習俗，在家門口等待。阿公躺在床上，被醫護人員送回家門。

「阿爸，你轉來呀！」

「阿公，你轉來呀！」

阿公盼了多麼久的家，現在終於可以回來了。

「阿公，咱講好欲去看火金姑的，我想已經沒機會了，但是沒要緊，我會永遠記著阮的約定，等後世人，你摺是我的阿公，咱再做伙去看火金姑。」

從前阿公與我以嘴巴和耳朵便可直接交換密語，現在卻必須倚賴手中的香。香焚燒的白煙裊繞整個屋子，倘若白煙能承載我們心中所要說的話，煙霧愈濃厚，是不是代表著我們的話也愈多？那麼這一屋子的話，阿公都聽到了嗎？

之後，姑姑為阿公換上乾淨的衣服，遂由爸爸與叔叔們一同護送出門。阿公被遷往山環水繞、雲駒盤桓的山頂，倦臥在大自然的懷抱裡長眠。只是遲來的彌補能否慰藉離世的故人？蒼鬱的山水能否召回遠遊的靈魂？

我目送阿公離開，看著車來車往的大門口，心底有股衝動想再對阿公說些什麼，卻已來不及。人為萬物之靈，曾經，我以為人類有著堅強不凡的生命；現在我才發現，人類跟火金姑一樣，如此脆弱，生命總是儻而來兮忽而逝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我們不過是組成河流中的一個小水分子。人類何來的驕傲？

近年來，眾人漸漸興起環保意識，許多未被都市化的山間、農莊，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休閒觀光的處所，供給都市人一個親近自然的機會。其實，這些東西在以前到處可見，無需大費周章地來到遠處市郊。如同村裡的火金姑，當初人們是多麼貪圖都市的便利與繁盛，火金姑早已照見人類心中的貪欲，遂不復出現。過去人類把它們趕盡，如今卻又盼回它們。為什麼人總要在失去以後，才曉悟珍惜的意義？

「薤上露，何易晞，露晞明朝更復落，人死一去何時歸？」不僅是人，只要

是生存在這宇宙自然的萬有都一樣，既已逝去，又如何歸來？今日樹頭花，不是去年枝上朵。當周圍的人事物都朝往記憶的方向奔跑，握在我們手上的時間，究竟還剩下多少，能讓我們殷殷顧盼？也許正因為離別為永恆加上一個保存期限，我開始明白「惜」字的真諦。恍惚間，才瞭然成熟的思維竟是從哀悼的眼淚萃取，成長需揹負沉重的代價。真經雖已取得，但那個熟悉的身影已被我蹉跎、磨滅了，僅存空了的輪廓，淺淺淡淡，疏映在心頭那扇半掩的窗扉。

面對大地之母，我們予取予求。倘若有一天，大家已幡然悔改，一心與自然為善，雲的顏色，會不會隨心變換？而當我們伸出和善的手與自然會晤，告訴它們人類再也不會做出殘害的舉動。那個早已傷痕累累的地球，還會不會帶著笑容，以傷殘的容顏和人類妥協？只是當我們終將省悟的時刻，火金姑，你們去哪裡了？

火金姑已經不相信人類欲轉去呀！

#### • 尋

自從阿公走後，我鮮少走入大自然中，看山川雲海，覽風花草色，更別說是找尋火金姑了；既然沒有嚮導，遂勇氣沉默，動力長眠，但腦海的記事本卻從未遺忘與阿公錯過的約定——火金姑的巡遊之旅。

時移事往，再次見到火金姑，一樣的時節，一樣的氛圍，夜皎皎兮既明，耀眼的金黃穿梭在草叢、水渠。南風徐來，打開釀藏已久的記憶，在山嵐一處品茗，微醺，可惜，與我共享的不再是阿公，而是同學；當年的我，僅有八歲，現在我卻不再以童稚之姿欣賞大自然的美，但心中的悸動與顫慄，我想並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。

這是一種遲來的感動衝撞腦海的印記，一波又一波地襲來。我曾親眼看見機會從指尖滑落，卻又挽不回那份被時間遺忘的親情，彎腰拾起從時間的罅隙中所錯落的哀傷，然後漠然地繼續往前推演，分秒終無法停留的，只能向無邊的未來流浪，一如眼前的火金姑，飄蕩在浩瀚的天與地。這是流浪者的宿命，一如失根的浮萍，命運不在我的手心，而在腳掌。看著燃燒的希望密密實實地烙印在心上，我知道這會是一個很美很美的神話。

月牙鑲嵌在山林的頂端，我們下山，讓火金姑領隊，看著閃爍的螢光流竄在身旁，竟有總似曾相識的錯覺，倘若祖孫之情能不為千里而緊緊相繫，阿公會不會在我的身邊？就讓人世與異境時空重新措置，實現一縷思孫的遊魂小小的心願。魂欲牽起孫兒的手，再次指著遠方的星、身旁的火金姑，訴說著湮遠的傳說。然人見不了魂，阿公只能遠望，知道這個憨孫已經長大，知道那漫長的等待只為圓滿遲來的一句約定，這樣已足夠了！生與死的巨輪繼續運行，碾碎喜與悲的臨界，生命的傳承，智慧的遞嬗已在我的血液裡汨汨地流轉，我知道人生路上永遠都會有阿公默默的祝福與守護，已心滿意足。

我走在同學的身後，隔絕所有的聲音，讓心情沉澱，讓思路清明，成長的輪軌前行，在心上刻壓出一彎軌跡，為走過的步履逐字逐句注疏，原來世間上有四

件事是收不回來的：射出去的箭、說過的話、已逝的時光、錯過的機會。

回望那一抹橫掛在烏夜的金黃，我知道它們現在愉快地生活在內灣，只要人類不再迫害。忽然，我聽見阿公的聲音從耳朵的淵井裡悠悠飄出：「火金姑已經愛暈欲轉去呀！」天已經暗，現在阿公也已經愛暈轉去了，餘落一境的空山幽谷，等待下一個神話填滿。

只是，當下一彎上弦出現，火金姑蹁躑飛舞，我又該予以什麼樣的浮生心情去檢閱那一段緣末的回憶？